

◇四时风物

抠藕尖

[湖南]卢尘忆

老家靠湖，湖汊多，野藕遍生。上小学那会，肉是稀客。藕尖成了餐桌上的日常菜。

大清早，天刚鱼肚白。老妈便卷起裤腿下水。

老妈抠了半辈子，手上有准头。她平时话少，偏偏抠藕尖时，嘴里常念叨：“这根肥，这根太细了再养两天。”——顺着荷秆摸下去，淤泥里摸到一个鼓鼓的包包，左右晃晃，掐断，轻轻抽出来。

我曾跟她去过几回，站在岸上看。她弯腰，头发用橡皮筋扎着，碎发贴在额头上。淤泥没过小腿，老妈一步一步往前挪，手指插进泥里，摸到了，停一下，再拔。

“妈，我下去帮你。”“你别下来，水里有蚂蟥。”

我没听，脱了鞋跳下去。泥巴软乎乎的，脚趾头陷进去拔不出来。走了两步，小腿上真的趴了一条蚂蟥，黑乎乎、软塌塌的，我“哇”的一声叫出来，连滚带爬上了岸。

老妈站在水田里笑：“拍一拍就掉了，有什么好怕的。”

我拍了半天才拍掉。从那以后，再没下过水。时隔几十年，我只要看见软塌塌的东西，依旧心悸。

当天抠回来的藕尖，老妈会把品相好的拿到镇上卖，换些油盐酱醋。品相差的、断了的，才留给自己家。洗一洗，切一切，剁椒一

炒。藕尖在锅里响着脆声，出锅时还冒着泥底下的那股凉气。我们三兄弟端着碗，夹一筷，齿间一碰，清气从舌尖窜到鼻腔。

我大学毕业，在城里上了班。再回老家，湖汊填的填，承包的承包，野生藕尖难得抠到了。她不甘心，在老屋前的水田里围了一小块，自己种。种藕比抠藕难，下种、管水、施肥、防虫，哪个环节都有标准或火候，需要拿捏到位。大热天蹲在田埂上，一棵一棵看。

“妈，你歇着吧，超市里有卖的。”

“那是用水泡大的，没味儿。”

我拗不过她。

每年夏天，藕尖冒头的时候，我妈就给我打电话说：“今年的藕尖好，嫩、白，让你老爹给你寄点？”

我答好。过两天，快递到家，泡沫箱子里铺满冰袋，藕尖用湿报纸包着，一层层的，打开还透着丝丝凉气。

南下大湾区的那一年夏天俗事多，老妈打了三个电话，都没接上，最后一个是在半夜打的。隔日，我回过去，她只讲了句“没事”，又补了一句：“今年的藕尖，我给你冻在冰箱里了，等你回来吃。”

元旦，恰逢老妈生日，我回老家。推门，看见她在厨房里忙活，探头，瞅我。

“化开了炒，跟新鲜的一样。”她手里拎着个保鲜袋，刚刚从冰箱

里拿出来的，里面的藕尖硬邦邦的，还结着一层白霜。老爹悄悄地告诉我，那一袋藕尖在冰箱里冷冻了四五个月，就是为了等我回家尝一尝。

等我有了自己的家，她不种藕了。腰不行，弯不下去。每年夏天，她还是会去弟弟的荷塘里捞些寄来。“妈别抠了，身体最重要。”她电话那头说道：“又不是给你吃的，我的媳妇、孙子也要尝一尝家里水货的味道。”

大前年老家寄来的藕尖刚到，我还在外地出差。半夜子时，弟弟打来电话：老妈突然就走了。那箱藕尖在冰箱里放了一个月，等她过了“五七”才取出。洗净，切段，清炒，端碗、伸筷，“嘎嘣”一声响，仍然脆、香、甜。

上周末，我买了一捆藕尖。楼下大超市里的，洗得白白净净。炒完出锅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一盘藕尖，一碗饭。伸筷，夹起，放下，再夹起……



扫描二维码，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 yzwbfxing@163.com

◇心灵点击

推门见山

[扬州]李厚尧

每日破晓，推开老屋门框，长江北岸裹挟着水汽的腥风，便蛮横地扑进胸怀。抬眼，隔江雄峙的圖山，毫无遮拦地撞进眼帘。这一“撞”，便是八十次花开花落，两万多个日夜的回响。

儿时求学，六载寒暑，往返十里黏土路。最难忘冬雨连江，泥泞没过脚踝，我索性甩掉补丁摺补丁的布鞋，赤足踏入刺骨的冰浆。待到学堂，腹中空鸣，便饿着肚子苦读。彼时年少，不懂何为毅力，只知抬头望山——它沉默地矗立，任凭风刀霜剑，腰杆从未弯曲。那一刻，我读懂了它的暗示：做人，当如这山，把根须死死咬住岩缝，再苦，也不吐一声呻吟。这便是圖山教我的第一课：在困厄中“立得住”。

初中辍学，我便在如豆的油灯下，借它的影子丈量书页；高考折戟，我未曾气馁，因为看见崖柏正在绝壁上舒展枝叶。那股“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登攀”的韧劲，正是从圖山的褶皱里偷来的胆气。一九六五年，我终于叩开了大学之门。可人生的险峻岂止于此？此后半生，病痛如附骨之疽，仕途几度浮沉，心灵屡陷幽暗。每当

此时，我必推门望山。看它雷霆劈不裂脊梁，岁月蚀不动风骨，那份岿然，便化作我体内最磅礴的血气。它告诫我，真正的强者，是在逆风中完成自我的“超越”。

如今，八十载光阴如流，再望此山，心境迥然。少时看山，它是需要翻越的障碍；中年看山，它是可供倚靠的臂膀；老来再看山，它依然是它，风貌未改，而我已与它互为镜像。它不因我春风得意而谄媚，也不因我颓唐失意而疏离。在这恒久的对视中，我渐渐领悟了生命的“归一”——无论外界如何喧嚣浮沉，内心当如古岳般沉静。

八十年，原来是一场人与山的相互成全。我用双足丈量它的高度，它以沉默拓展我的宽度。那山，早已超越了地理的疆界，成了我灵魂里永不偏移的坐标。

此刻，晨光正好。我仿佛看见圖山在江雾中微微颌首。它笑了，笑得那般慈祥。因为它看见，那个曾在泥泞中冻得瑟瑟发抖的少年，历经一世风霜，终于活成了它的倒影——沉默、坚毅，顶天立地。这山，将永远伫立在江对岸，也永远伫立在我的脊梁里，成为我不朽的丰碑。

关爱老年人

用我们的爱
为他们的生活添彩